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六 起上章閹茂八月盡昭陽赤奮若凡三年有奇

睿宗玄眞大聖大興孝皇帝下

景雲元年八月庚寅往哭第按問 此承上卷洛陽縣官微聞其謀 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羣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 重直龍翻守式又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 留臺侍御史李邕遇

重福於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從才用翻即洛城左右屯營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言重福得罪中宗居之均州今無故入都此必為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東都皇城也使閉諸門重福先趣左右屯營營中射之趣七喻翻射而亦翻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還從宣翻掖音亦欲取留守兵見門閉大怒命焚之火未及然左屯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上東然與燃同窘渠隕翻上東洛城上東門也東面北來第一門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考異曰睿宗實錄舊本紀皆云癸巳重

福反令從太上皇實錄日知日用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愔於今翻著陟略翻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被皮義翻張靈均神氣自若顧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於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史言張靈均雖幸禍好亂之人猶能臨死不變鄭愔者反覆於羣憸之間冒利不顧而畏死乃爾烏足以權大事乎嚴善思免死流靜州嶺南之靜州貞觀中已改為富州此靜州屬紛南儀鳳元年以悉州之悉唐縣置南和州武后天授二年更名

靜州嚴善思免死而流此凤依婁倖令從亂又得以偷生萬騎恃討諸韋之功多暴橫騎奇寄翻橫戶孟翻長安中苦之詔並除外官又停以戶奴為萬騎戶奴為萬騎蓋必起於永昌之後更置飛騎隸左右羽林更工衡翻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璟瑟影翻上時掌翻朝直遥翻上從之癸巳罷斜封官凡數千人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三年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裴談貶蒲州刺史舊志蒲州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尚辰羊翻贈蘇安恒諫議大夫蘇安恒死見二百八卷中宗景龍元年恒戶登翻九月辛未以太子少

師致仕唐休璟為朔方道大總管少始照翻冬十月甲申禮儀使姚元之宋璟奏唐世凡有國恤皆以宰相為禮儀使掌山陵祔廟等事使疏吏翻大行皇帝神主應祔太廟請遷義宗神主於東都別立廟從之義宗祔廟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元年乙未追復天后尊號為大聖天后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使疏吏翻考異曰統紀景雲二年四月以賀拔延秀為河西節度使節度之名自此始會要云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凉州都督充河西節度始有節度之號又云范陽節度自先天二年始除甄道一新表景雲元年置河西

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大使按訥先已為節度大使則節度之名不始於延嗣也今從太上皇實錄按是後天寶緣邊御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其任愈重受命之日賜雙旌雙節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樹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齋印迎于道左又唐之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節度大使而不出閤則在鎮知節度者為副大使其異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勑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並正節旄其未落副大使者祇言節度使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欲更擇闇弱者立之以久其權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當立（少詩照翻易以豉翻數所角翻）己亥

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纎介必聞於上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伺相吏翻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為誅太平公主及其夫黨張本謚故太子重俊曰節愍太府少卿萬年韋湊上書以為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上時掌翻行下孟翻故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以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及其徒倒戈多祚等死太子方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明日中宗雨泣雨泣者淚下如雨也謂供奉官

曰中書門下兩省官謂之供奉官幾不與卿等相見其危如此幾居希翻令聖朝禮葬謚為節愍臣竊惑之夫臣子之禮過廟必下下遐嫁翻過位必趨漢成帝之為太子不敢絕馳道漢成帝為太子初居桂宮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

未絶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於江充之讒發忿殺充雖興兵交戰非圍逼君父也兵敗而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及其孫為天子始得改葬猶謚曰戾（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况重俊可謚之曰節愍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彰明也癉病也明其為善病其為惡者也癉丁但翻）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興兵不為無罪陛下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甚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不為

追改為（于偽翻）但停多祚等贈官而已　十一月戊申朔以姚元之為中書令　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定陵在雍州富平縣西北十五里）廟號中宗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追謚故英王妃趙氏曰和思順聖皇后求其瘞莫有知者（妃死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二年）乃以褘衣招魂（唐制皇后之服曰褘衣鞠衣禮衣褘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紐約佩綬如天子青韤舄加金飾）覆以夷衾（覆敷又翻）祔葬定陵　壬子侍中韋安石罷為太子少保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罷為少傅　甲寅追復裴炎官爵初裴伷先自嶺南逃歸復杖一百徙北庭伷讀曰胄復扶又翻至徙所殖貨任俠常遣客詗都下事武后之誅流人也裴炎死伷先流嶺南見二百三卷武后光宅元年誅流人見二百五卷長壽二年詗休正翻伷先先知之逃奔胡中北庭都護追獲囚之以聞使者至流人盡死伷先以待報未殺既而武后下制安撫流人有未死者悉放還伷先由是得歸至是求炎後獨伷先在拜詹事丞詹事丞正六品上掌判詹事府事　壬戌追復王同皎官爵

王同皎死見二百八卷中宗神龍二年　庚午許文貞公蘇瓌薨制起復其子頲為工部侍郎頲固辭頲他鼎翻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終坐不言而還坐徂卧翻奏曰臣見其哀毀不忍發言恐其隕絶上乃聽其終制　十二月癸未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官以資天皇太后之福仍欲於城西造觀觀古玩翻道士所居曰觀諫議大夫甯原悌上言以為先朝悖逆庶人以愛女驕盈而及禍新城宜都以庶孽抑損而獲全新城公主下嫁武延暉宜城公主下嫁裴巽皆中宗女又釋道二家皆以清淨

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梁武帝致敗於前先帝取災於後殷鑒不遠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觀古玩翻為于偽翻不宜過為崇麗取謗四方又先朝所親狎諸僧尚在左右宜加屏斥朝直遥翻屏𤰞郢翻上覽而善之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屬之欲翻朝直遥翻下同朝隱繫于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曰卿為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勞力到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

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一階為太中大夫賜中上考及絹百匹　壬辰奚霫犯塞掠漁陽雍奴出盧龍塞而去漁陽縣本屬幽州中宗神龍元年分屬營州雍奴縣漢以來屬漁陽郡隋屬涿郡唐屬幽州盧龍漢肥如縣也屬遼西郡隋開皇十八年更名盧龍屬北平郡唐帶平州霫而立翻幽州都督薛訥追擊之弗克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敕授唐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二曰制書三曰慰勞制書四曰發敕五曰敕旨六曰論事敕書七曰敕牒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所謂三銓也中

宗之末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絶集者萬餘人留者三銓不過二千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選須縝翻治直吏從愿承慶之族子盧承慶見二百卷高宗顯慶四年象先元方之子也陸元方見二百五卷天后證聖元年侍御史槀城倪若水槀城縣前漢屬真定國後漢以來屬鉅鹿郡唐屬恒州奏彈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亂常改作希㫖病君謂郊祀請以韋后亞獻也於是左授欽明饒州

刺史山暉括州長史舊志𥙿州京師東南三千二百六十三里括州後爲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毁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茍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孚隋文帝之姪孫也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凉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唐制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節度不兼支度者支度自爲一司其兼支度者則節度使自支度凡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開置屯田以益軍儲於是有營田使使疏吏翻度徒洛翻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

古請發兵擊之既降降戸江翻又請築城列置州縣重稅之黄門侍郎徐堅以為不可句斷不從知古發劒南兵築城因欲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怒蠻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巂路絶連年不通酋慈由翻巂音髓安西都護張玄表侵掠吐蕃北境吐蕃雖怨而未絶和親乃賂鄯州都督楊矩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為公主湯沐邑矩奏與之九曲者去積石軍三百里水甘草良宜畜牧蓋即漢大小榆谷之地吐蕃置洪濟大漠門等城以守之史為楊矩後悔懼自殺張本鄯時戰翻又音善

二年春正月癸丑突厥可汗黙啜遣使請和許之厥九勿翻可從刋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　己未以太僕卿郭元振中書侍郎張說並同平章事說讀曰悦　以温王重茂為襄王充集州刺史遣中郎將將兵五百就防之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將即亮翻　乙丑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𩲸葬於東都城南二妃死在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立廟京師號儀坤廟會要儀坤廟在親仁里　竇氏太子之母也　太平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懐貞等結為朋

黨欲以危太子使其壻唐晙邀韋安石至其第晙子安峻翻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卿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必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讒言上瞿然曰瞿俱遇翻瞿然驚視之貌朕知之矣卿勿言時公主在簾下竊聽之以飛語陷安石欲收按之賴郭元振救之得免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唐六典曰宣政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範門韓愈伏光範門下上宰相書即此諷以易

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議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王高宗之長孫豳王守禮章懐太子賢之子長知兩翻太平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及豳王皆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為左右率以事太子韋氏初平二王領羽林東宮五率分為左右十率此指左右衛率太平公主請與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更無兄弟惟太平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處昌呂翻乃先下制

云諸王駙馬自今毋得典禁兵見任者皆改它官見賢遍翻頊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為于季翻下為陛同張説曰此必讒人欲離間東宮間古莧翻願陛下使太子監國監古銜翻則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張説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説説與悦同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為豳州刺史舊志同州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豳州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左羽林大將軍岐王隆範為左衛率右羽林大將軍薛王隆業為右衛率太平公主蒲

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殿中侍御史崔蒞太子中允薛昭素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恩命已布斜封官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姚元之等建議一朝盡奪之彰先帝之過為陛下招怨為于偽翻今眾口沸騰徧於海內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言之上以為然戊寅制諸緣斜封別敕授官先停任者並量材敘用量音良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宋璟畢構出後見鬼人彭君卿受斜封人賄奏云孝和怒曰我與人官何因奪却於是斜封皆復舊職令不取太平公

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元之璟離間姑兄（姑謂太平公主兄謂宋王豳王間古莧翻）請從極法甲申貶元之為申州刺史璟為楚州刺史（舊志申州至京師一千七百九十六里楚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一里）丙戌宋王豳王亦寢刺史之命　中書舍人參知機務劉幽求罷為戶部尚書以太子少保韋安石為侍中安石與李日知代姚宋為政自是綱紀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紊音問復扶又翻又如字）前右率府鎧曹參軍柳澤上疏以為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孝和之意（中宗）

謚孝和皇帝率所律翻上時掌翻疏所去翻陛下一切黜之天下莫不稱明一旦忽盡收敘善惡不定反覆相攻何陛下政令之不一也議者咸稱太平公主令胡僧慧範曲引此曹誑誤陛下誑居況翻臣恐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澤亭之孫也郴亭事隋為王屋長歸高祖以女孫竇氏妻之歷事太宗位至撿校岐州刺史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使葛福順等將之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三月以宋王成器女為金山公主許嫁突厥黙啜厥九勿翻啜叱劣翻夏四月甲申宋王成器讓司徒許之以

為太子賔客以韋安石為中書令　上名羣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懐澹泊不以萬乗為貴澹徒覧翻乗繩證翻曩為皇嗣又為太弟皆辭不處為皇嗣見二百四卷天授元年辭太弟見二百八卷神龍元年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辭不許殿中侍御史和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軍旅死刑及五品巳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辛卯以李日知守侍中　壬寅赦天下　五月太子請讓位於宋王成器不許請名太平公主還京師許之　庚戌制則天皇后父母墳仍舊為昊陵順陵量置官屬（廢武氏二陵見上卷元年量音良）太平公主為武攸暨請之也（為于僞翻下各為同）　辛酉更以西城為金仙公主隆昌為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金仙玉真二觀皆造於京城內輔興坊玉真觀本竇誕舊宅與金仙觀相對更工衡翻）逼奪民居甚多用功數百萬右散騎常侍魏知古黃門侍郎李乂諫不聽（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壬戌殿中監竇懷貞

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　僧慧範恃太平公主埶逼奪民産御史大夫薛謙光與殿中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公主訴於上出謙光為岐州刺史考異曰統紀曰監察御史慕容珣奏彈西明寺僧慧範以其通宮人張氏張即太平公主乳母也侵奪百姓上以為御史當不避豪貴見公主出居蒲州乃敢彈射在日不言狀涉離間骨肉遂貶為密州員外司馬今從舊傳　時遣使按察十道太宗貞觀十八年遣十七道巡察武后垂拱初亦嘗遣九道巡察天授二年又遣十道存撫使至是分為十道按察使以廉按州郡二周年一替使疏吏翻　議者以山南所部闊遠乃分為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六月壬午又分天下置

汴齊兖魏冀并蒲鄜涇秦益縣遂荆岐通梁襄揚安閩越洪潭二十四都督武德元年改蜀郡為益州綿州漢涪縣地江左置巴西郡西魏曰潼州隋開皇改綿州大業初廢州為金山郡唐武德初復曰緜州又武德二年置閩州於閩縣閩元十三年更閩州為福州各紏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惟洛及近畿州鄜音膚不隷都督府雍華同商岐豳為京畿洛汝為都畿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俌等上言俌音甫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令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廵察姦宄自禁宄音軌其後竟罷都督但置十道按察使而已　秋七

月癸巳追復上官昭容謚曰惠文追復其昭容之職而加之以謚乙卯以高祖故宅枯柿復生赦天下時詔以興聖寺是高祖舊宅有柿樹天授中枯死至是重生大赦天下復扶又翻又如字己巳以右御史大夫解琬為朔方大總管琬考按三城戍兵三城三受降城也解戶賈翻奏減十萬人　庚午以中書令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去羌呂翻　九月庚辰以竇懷貞為侍中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朝直遥翻時修金仙玉眞二觀

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時人謂懷貞前為皇后阿奢事見上卷中宗景龍二年奢正奢翻今為公主邑司唐公主有邑司令丞掌其主家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考異曰睿宗實錄云乙卯御史大夫竇懷貞為侍中太上皇實錄云庚辰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為侍中知金仙玉眞公主邑司事舊紀己卯懷貞為侍中新紀新表乙亥懷貞守侍中按是月癸酉朔無乙卯又懷貞以自督修二觀之故時人語曰竇懷貞前為國奢今為公主邑丞非眞知邑司也今從舊紀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府庫益竭僚吏日滋雖朕之薄德亦輔佐非才安

石可左僕射東都留守守手又翻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説可左丞並罷政事以吏部尚書劉幽求為侍中右散騎常侍魏知古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崔湜為中書侍郎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中書侍郎陸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淨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為相相息亮翻湜請與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則湜亦不敢當公主乃為之為于僞翻言於上上不

欲用澠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考異曰朝野僉載云澠妻羡并二女皆得幸於太子時人牓之曰託虜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令不取右補闕辛替否上疏以為自古失道破國亡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覩臣請以陛下所目覩者言之太宗皇帝陛下之祖也撥亂返正用太史公撥亂世返之正語意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觀古玩翻下同尼女夷翻天地垂祐風雨時若若順也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久長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皇帝陛下

之兄弃祖宗之業狥女子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費財貨者數百億度人無窮免租庸者數十萬所出日滋所入日寡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于是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水旱並臻公私俱罄享國不永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以來水旱相繼無以霜蝗人無所食未聞賑恤賑津忍翻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萬餘緡指言金仙玉眞二觀為于偽翻陛下豈可不計當時府庫之蓄積有

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之惡（去羌呂翻）忍弃太宗之法不忍弃中宗之政乎且陛下與太子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兇（羣兇謂韋温宗楚客等）今幸而除之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然則陛下又何惡於羣兇而誅之（復扶又翻惡烏路翻）昔先帝之憐悖逆也（帝追廢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故稱之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宗晉卿為之造第趙履温為之葺園（為于偽翻）殫國財竭人力第成不暇居園成不

暇遊而身為戮沒令之造觀崇侈者必非陛下公主之本意殆有宗趙之徒從而勸之不可不察也陛下不停斯役臣恐人之愁怨不減前朝之時人人知其禍敗而口不敢言言則刑戮隨之矣韋月將燕欽融之徒先朝誅之陛下賞之豈非陛下知直言之有益於國乎臣今所言亦先朝之直也（朝直遙翻下同）惟陛下察之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　御史中丞和逢堯攝鴻臚卿使于突厥（臚陵如翻　使疏吏翻）説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

歸附可汗何不襲唐冠帶使諸胡知之豈不美哉默啜許諾明日襆頭衣紫衫南向再拜稱臣襆頭紫衫唐三品已上之服也襆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太宗時馬周上議以禮無服衫之文請加襴袖褾襈訛輸爲翻襆防玉翻衣於既翻遣其子楊我支及國相隨逘尭入朝十一月戊寅至京師逘尭以奉使功遷戸部侍郎　壬辰令天下百姓二十五入軍五十五免　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使那獻馬招慰十姓使　上召天台山道士司馬承禎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人有飛泉垂流千仞時屬台

州唐興縣界我朝太祖建隆元年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其山在今縣西二十餘里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安肯勞心以學術數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下風而問道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程大昌曰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山也毛公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中南即終南也關中記曰言居天之中都之南也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

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上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此謚廣德元年所定

先天元年是年八月改元先天方春正月以考異曰新紀表壬辰陸象先同中書門下三品太上皇睿宗實錄舊紀皆無之不知新書何出今不取辛巳睿宗祀南郊初因

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地歐陽修曰古者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祭地於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以事天地以其類也而後世有合祭之文則天天册萬歲元年親享南

郊始合祭天地至是曾議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食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祭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也時皆以曾言為然曾言忠之子也言忠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戊子幸滻東水經注霸水北歷藍田川又左合滻水滻水逕長樂坡西是後韋堅引為廣運潭在京師苑城之東此地又在滻水之東耕藉田藉在亦剕己丑赦天下改元太極乙未上御安福門宴突厥楊我支以金山公主示之既而會上傳位皆竟不成以左御史大夫竇懷貞戶部尚書岑羲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二月考異

曰太上皇實錄云命皇太子送金山公主往并州令幽州都督裴懷古節度內發三萬兵赴黑山道并州長史薛訥節度內發四萬兵於汾州迎皇太子右御史大夫朔方大總管解琬節度內發二萬兵赴單于道太子既親征諸軍一事以上並取處分按以軍法從事它書皆無此事按太子送公主與突厥和親安用九萬兵又豈得謂之親征今不取辛酉廢右御史臺武后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分左右神龍元年為左右御史臺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考異曰舊傳及劉餗小說皆云自晉州刺史入為尚書今從太上皇睿宗錄華州刺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分扶問翻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

舉滅之可哀也哉引左傳衛太叔儀之言至忠蕭德言之曾孫故云然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幽州大都督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按武后聖歷元年薛訥方自藍田令擢為安東道經略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武德六年自營州遷燕州於幽州城中燕因肩翻璡將鄰翻又即刃翻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薦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佺此緣翻三月丁丑以佺為幽州大都督徙訥為并州長史

夏五月益州獠

反猿魯皓翻 戊寅上祭北郊 辛巳赦天下改元延和

六月丁未右散騎常侍武攸暨卒卒子恤翻追封定王 上以節愍太子之亂岑羲有保護之功節愍之難冉祖雍誣帝及太平與太子連謀賴羲與蕭至忠保護得免 癸丑以羲為侍中 庚申幽州大都督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貞觀中奚酋可度者內附由姓李後遂以李為姓酋慈秋翻酺音蒲陘音刑考異曰上皇錄云甲子令從睿宗錄 全軍覆沒是時佺帥左驍衛將軍李楷洛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發兵二萬騎八千分為三軍以襲奚契丹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契欺訖翻入音

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而天熱懸軍遠襲往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州營州陷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令乘其無備往必有功使楷洛將騎四千前驅遇奚騎八千楷洛戰不利佺怯懦不敢救將即亮翻懦奴臥翻又奴亂翻引兵欲還虜乘之唐兵大敗佺阻山為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大酺使謂佺曰朝廷既與我和親今大軍何為而來佺曰吾奉敕來招慰耳楷洛不稟節度輒與汝戰請斬以謝大酺曰若然國信安在佺悉斂軍中帛得

萬餘段并紫袍金帶魚袋以贈之高宗永徽二年在京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並給隨身魚袋天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並准京官帶魚唐六典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應徵召其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云某位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

大酺曰請將軍南還勿相驚擾將士懼無復部伍復扶又翻

又如虜追擊之士卒皆潰倖以悌為虜所擒獻於突厥

字

默啜皆殺之楷洛可利脱歸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

軒轅入太微至于大角　有相者謂同中書門下三品

竇懷貞曰公有刑厄相息亮翻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

雍錄曰安國寺在朱雀街東第四街之長樂坊唐會要景雲元年勑捨潛龍舊宅為寺便以本封安國為名

敕聽解官乙亥復以懷貞為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章軍國重事復扶又翻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帝座在中宮華蓋之下心三星中星為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彗祥歲翻又音歲又音遂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天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

彼則能勸之在已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見賢遍翻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太子固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柩音舊太子流泣而出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上時掌翻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禪

禹猶親廵狩舜既禪禹南廵狩而崩於蒼梧引此為據也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省悉景翻　考異曰太上皇錄全以為上皇之意睿宗錄云太子既為太平公主所構或唯遣皇帝知三品以下除授及徒罪其軍國大務幷重刑獄上仍兼省之五日一受朝于太極殿令兩取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曰受朝於武德殿朝直遙翻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於皇帝　壬寅上大聖天后尊號曰聖帝天后　甲辰赦天下改元　乙巳於

鄚州北置渤海軍鄚縣自漢以來屬涿郡唐屬瀛州景雲二年分置鄚州開元十三年復單用鄚字恒定州境置恒陽軍杜祐曰恒陽軍在恒州城東恒户登翻嬀蔚州境置懷柔軍屯兵五萬嬀居為翻蔚紆勿翻丙午立妃王氏為皇后以后父仁皎為太僕卿仁皎下邽人也戊申立皇子許昌王嗣直為郯王真定王嗣謙為郢王以劉幽求為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湜為檢校中書令初河内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謂中宗神龍元年王同皎謀殺武三思也亡命傭書於江都上之為太子也琚還

長安選補諸暨主簿（諸暨越王允常故都也自漢以下為縣屬會稽）過謝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視宦者曰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當今獨有太平公主耳（用范雎故智為此言以激發太子）太子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易以豉翻）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太子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為事蓋主漢昭帝之姊自

幼供養有罪猶誅之事見漢紀蓋古盍翻供居用翻養羊尚翻為天下者豈顧小節太子悅曰君有何藝可以與寡人遊琚曰能飛煉詼嘲飛煉謂飛丹砂以鍊丹也舊書載琚之言曰飛丹煉砂詼諧嘲詠可與優人比肩太子乃奏為詹事府司直唐六典詹事府司直掌彈劾宮寮糾舉職事日與遊處處昌呂翻累遷太子中舍人唐六典曰太子中舍人本漢魏以太子舍人也晉惠帝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庶子共理文書至咸寧三年齊王攸為太傅遂加名為中舍人與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侍從左右儐相威儀盡規獻納及即位以為中書侍郎考異曰鄭棨開天傳信記云上於藩邸時每戲遊城南韋杜之間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十數人倦甚休息於封部大

樹下適有書生延上過其家甚貧止於村妻一驢而已上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備饌酒肉滂霈上顧而奇之及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諮議合上意上益親善焉及韋氏專制上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之謀戡定禍難累拜為中書侍郎實預配享焉今從舊傳

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謀以羽林兵誅之使暐密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為謀不軌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

考異曰舊傳云幽求自謂功在朝臣之右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乃與張暐請誅

之按幽求素盡心於玄宗湜等附太平非幽求因私忿而害之也今不取臣已與幽求定計惟俟陛下之命上深以為然暐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上大懼遽列上其狀丙辰幽求下獄有司奏幽求等離間骨肉罪當死上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殺列上時掌翻下遐嫁翻間古莧翻為于偽翻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封州漢廣信武陽縣地梁置成州隋改封州唐屬廣州都督府舊志封州去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張暐于峰州光賓于繡州舊志峰州隋交趾郡之嘉寧縣武德四年置峯州去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繡州去京師六千九十里初崔湜為襄州刺史密與譙王重福通書重福遺之

金帶遺于季翻重福敗湜當死張説劉幽求營護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與公主謀罷説政事以左丞分司東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封州屬廣州都督桂州都督王晙知其謀留幽求不遣晙子峻翻利貞屢移牒索之索山客翻晙不應利貞以聞湜屢逼晙使遣幽求晙曰公拒執政而保流人勢不能全徒仰累耳累力瑞翻固請詣廣州晙曰公所坐非可絶於朋友者也晙因公獲罪無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九月丁

卯朔日有食之　辛卯立皇子嗣昇為陜王陜失冉翻考異曰睿宗實錄作甲申太子皇錄作甲午今從玄宗實錄嗣昇母楊氏士達之曾孫也楊士達仕隋官至納言王后無子母養之　冬十月庚子上謁太廟赦天下　癸卯上幸新豐獵於驪山之下驪力知翻　辛酉沙陀金山遣使入貢沙陀者處月之別種也姓朱邪氏使頗吏翻種章勇翻邪音耶處月居金娑山之陽蒲類之東有大磧名沙陀故號沙陀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後唐太祖紀曰太祖姓朱邪氏始祖拔野古貞觀中為墨離軍使太宗平薛延陀分同羅僕骨之人置沙陀都督府蓋北庭有磧曰沙陀因以名焉永徽中以拔野古為都督其後子孫五世相承曾祖盡忠貞元中

繼為沙陀府都督歐陽修五代史記曰李氏之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拔野古為始祖其自敘云沙陀者北庭之磧也當唐太宗時破西突厥諸部分同羅僕骨之人於北磧置沙陀府而以其始祖拔野古為都督且傳子孫數世皆為沙陀都督故其後世因自號沙陀然予考于傳紀其說皆非也夷狄無姓氏朱邪部族之號耳拔野古與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而唐太宗時未嘗有沙陀府也唐太宗破西突厥分其諸部置十三州以同羅為龜林都督府僕骨為金微都督府拔野古為幽陵都督府未嘗有沙陀府也當是時西突厥有鐵勒薛延陀阿史那之類為最大其別部有同羅僕骨拔野古以十數蓋其小者也又有處月處密諸部又其小者也朱邪者處月別部之號耳太宗二十二年已降拔野古其明年阿史那賀魯叛至高宗永徽二年處月朱邪孤注從賀魯戰于牢山為契苾何力所敗遂沒不見後百五十年當

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及子執宜見于中國而自號沙陀以朱邪為姓矣葢沙陀者大磧也在金娑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而夷狄無文字傳記朱邪又微不足錄故其後世自失其傳至盡忠孫始賜姓李氏李氏後大而夷狄之人遂以沙陀為貴種云今從之

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萬騎寇漁陽幽州都督宋璟閉城不出虜大掠而去

上皇詔遣皇帝巡邊西自河隴東及燕薊選將練卒燕因肩翻薊音計將即亮翻

甲午以幽州都督宋璟為左軍大總管并州長使薛訥為中軍大總管朔方大總管兵部尚書郭元振為右軍大總管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

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捶止橤翻下同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忘不行忘巫放翻日知怒索杖集羣吏欲捶之索山容翻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撩落蕭翻取動也嗔昌眞翻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弃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脫有稽失衆共謫之

開元元年是年十二月方改元春正月己亥詔衛士自今二十五入軍五十免羽林飛騎並以衛士簡補騎奇寄翻以吏部尚書蕭至忠為中書令　皇帝巡邊改期所募兵

各散遣約八月復集復扶又翻竟不成行　二月庚子夜開門然燈按舊書嚴挺之傳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請夜開門然十百燈又追作去年大酺元年受内禪不及賜天下酺乃追為之酺音蒲大合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或以夜繼晝凡月餘帝之侈心蓋已發露於此矣伎其綺翻左拾遺華陰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為歡醵其虐翻合錢飲酒也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乃止　初高麗既亡高麗亡見二百一卷高宗總章元年其別種大祚榮徙居營州及李盡忠反李盡忠反見二百五卷武后萬

歲通天元年風俗通大姓大庭氏之後大款為顓帝師按禮記曰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蓋東夷之有大姓尚矣秣章勇翻祚榮與靺鞨乞四北羽聚衆東走阻險自固靺鞨音末曷盡忠死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其餘黨楷固擊乞四北羽斬之引兵踰天門嶺逼祚榮新書天門嶺在吐護真河北三百里祚榮逆戰楷固大敗僅以身免祚榮遂帥其衆東據東牟山築城居之東牟山在挹婁國界地直營州東二千里南北新羅以泥河為境東窮海西契丹帥讀曰率祚榮驍勇善戰驍堅堯翻下同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勝音升自稱振國

王附于突厥時奚契丹皆叛道路阻絶武后不能討中宗即位遣侍御史張行岌招慰之岌魚及翻祚榮遣子入侍至是以祚榮為左驍衛大將軍渤海郡王以其所部為忽汗州令祚榮兼都督靺鞨自此盛矣始去靺鞨專號渤海　庚申勑以嚴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舊制有皇后祀先蠶親桑之禮後周制皇后衣十二等採桑服鵗衣唐制皇后親蠶服鞠衣黃羅為之　考異曰玄宗實録脫此年二月三月事祀先蠶詔乃三月丁卯也而唐歷承其誤云正月辛巳皇后祀先蠶太上皇録云三月辛巳皇后親蠶自嗣聖光宅以來廢闕此禮至是重行太上皇睿宗實録舊本紀皆云辛卯按制書

云以令月十八日祀先蠶是月甲子朔令從玄宗實錄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彊不憂時政雖制敕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隋氏縱欲而亡太宗抑欲而昌願陛下詳擇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下同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

惡其順以去佞邪忤五故翻去羌呂翻下除去同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又曰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請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過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姧慝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覽而善之　先是修大明宮未畢先悉薦翻夏五月庚寅敕以農務方勤罷之以待閑月閑月謂農功畢入之後

六月丙辰以兵部尚書郭元振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六月辛丑郭元振同三品下注曰舊紀在丙辰今從睿宗實錄余據考異則通鑑正文當改丙辰為

辛丑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埶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門考異曰唐歷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爲宰相也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歷不數象先耳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長史新興王晉雍於用翻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林將軍事李慈左金吾將軍李欽中書舍人李猷右散騎常侍賈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範等謀廢立晙子峻翻又與

宮人元氏謀于赤箭粉中寘毒進於上陶弘景曰赤箭亦是芝類莖赤如箭簳葉生其端根如人足又如芋魁有十二子為衛其苗為粉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輕身增年沈括曰赤箭天麻苗也根則抽苗徑直而上苗則結子成熟而落返從簳中而下至土而生赤箭則言苗用之有自表入裏之功天麻則言根用之有自內達外之理本草圖經曰赤箭莖中空依半而上貼莖微有尖葉梢頭生成穗開花結子如豆粒大其子至夏不落却透虛入莖中潛生土內晉德良之孫也德良長平王叔良之弟武德初封新興王元楷慈數往來主第相與結謀數所角翻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遺于季翻君臣之禮當言獻佩刀此因舊史成文失於改定耳

斷丁亂翻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北軍謂左右羽林左右萬騎也後收逆黨則不驚動上皇矣上以為然以日用為吏部侍郎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考異曰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上與令上更立皇子獨專

摧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令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令從玄宗錄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時上於武德殿受羣臣朝故欲突入為變懷貞至忠義等於南牙舉兵應之西內以太極殿為正牙自北門言之曰南牙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龍武將軍王毛仲景雲初以左右萬騎與左右羽林為北門四軍置左右龍武將軍以領萬騎位從三品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卿李令問尚乘奉御王守一內給事高力士乘繩諟翻內給事屬內侍省從五品下掌判省事元正冬至羣臣朝賀中宮則出入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時宣送中書果毅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皎暮

之曾孫姜謩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令問靖弟客師之孫李客師亦有戰功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潘州古西甌駱越地漢屬合浦郡界江左置定川郡隋廢郡為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貞觀八年改潘州以潘水為名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廄馬及兵三百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西內太極殿北曰朱明門左曰虔化門右曰肅章門虔化之東曰武德西門門內則武德殿名元楷慈先斬之禽暉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四方館隸中書省故內客省在馬中書省在太極門之右暉福猷皆中書省官也執至忠義於朝堂東西朝堂在承天門內分左右朝直遂翻皆斬之考異曰玄宗實錄作乙丑按敘載七月三日誅常元楷令從睿宗上皇實錄唐歷

新舊本紀舊王琚傳琚與岐王範薛王業姜皎王毛仲等並預誅逆以鐵騎至承天門時睿宗聞鼓譟聲召郭元振升承天樓宣詔下關令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頃間琚等從玄宗至樓上太上皇實錄公主期以是月七日令常元楷以羽林兵自北門入竇懷貞等於南衙舉兵應之令上密知其事登時勒左右禁兵出北門名常元楷李慈即斬于闕下還至承天門執本義蕭至忠斬於朝堂舊蕭至忠傳曰至忠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蓋以太平公主事為至忠事今從玄宗實錄朝野僉載曰羽林將軍常元楷三家告密得官至先天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誅家口配沒玄宗實錄云上誅凶逆睿宗恐宮中有變御承天門號令南衙兵士以備非常郭元振帥兵侍衛登樓奏曰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惟陛下勿憂睿宗大喜令擇其可信者取之懷貞逃入溝中自縊死戮其尸改姓曰毒縊於計翻上

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懐貞等無它也上尋至樓上上皇乃下詔罪狀懐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親黨不赦薛稷賜死于萬年獄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考異曰舊本紀云七月三日誅懐貞等睿宗明日下詔軍國政刑並取皇帝處分新本紀云乙丑始聽政唐歷亦無乙丑下誥唯玄宗實録云丙寅令從諸書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唐六典曰兩儀殿之右曰宜秋門宜秋之右曰百福門其内百福殿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考異曰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録曰公主聞

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禁錮終身公子諸子及黨與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録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數所賜角翻姓李官爵如故崇簡崇暕即籍公主家財貨山積珍物侔於御府廐牧羊馬田園息錢收之數年不盡慧範家亦數十萬緡改新興王晉之姓曰厲姓譜本自有厲姓漢有魏郡太守義陽侯厲温初上謀誅竇懷貞等名崔湜將託以心腹湜弟滌謂湜曰主上有問勿有所隱湜不從懷貞等既誅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竇州舊志竇州至京師水陸六千一

百二里藏用流瀧州瀧閭江翻新興王晉臨刑歎曰本為此謀者崔湜令吾死湜生不亦寃乎會有司鞫宮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謀進毒乃追賜死于荆州舊志荆州京師東南一千七百三十里薛稷之子伯陽以尚主免死流嶺南於道自殺初太平公主與其黨謀廢立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皆以為然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宋王成器長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已為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去羌呂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言上平內難有大功于天下國家無罪不可廢今實無辠

象先終不敢從公主怒而去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論語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時窮治公主枝黨當坐者衆象先密為申理所全甚多治直之翻為于偽翻然未嘗自言當時無知者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惡烏路翻或黜或陟終歲不盡丁卯上御承天門樓赦天下己巳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監古銜翻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省內侍四人以久次一人知省事從四品上黄衣廩食守門

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衣於既翻下同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歷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閹兒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高姓既壯為宮闈丞帝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衣去聲 壬申遣益州長史畢構等六人宣撫十道 乙亥以左丞張說為中書令 庚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象先罷為益州長史劒南按察使使疏吏翻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丙辰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楊我支來求昏丁巳許以蜀王女南和縣主妻之妻七細翻中宗之崩也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密表韋后請出相王諸子於外相息亮翻上即位於禁中得其表以示侍臣嶠時以特進致仕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九月壬戌以嶠子率更令暢為虔州刺史

唐六典曰漢率更令丞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勲晉率更令掌宫殿門戸之禁郎將屯衛之士北齊率更令掌周衛禁防漏刻鍾鼓更工衡翻令嶠隨暢之官　庚午以劉幽求同中書門下三品　丙戌復置右御史臺督察諸州去年春廢左御史臺復扶又翻罷諸道按察使使疏吏翻　冬十月辛卯引見京畿縣令唐京城兩赤縣為京縣畿内諸縣為畿縣京縣令正五品上畿縣令正六品下見賢遍翻戒以歲飢恵養黎元之意　己亥上幸新豐癸卯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亘古鄧翻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

詵詭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舊志新州去京師五千五十二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金吾衛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弃終身時二大臣得辠諸軍多震慴失次（慴之涉翻）惟左軍節度薛訥（時講武分左右軍以訥為左軍節度）朔方道大總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名之皆不得入其陳（解戶買翻騎奇寄翻陳讀曰陣）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此即新豐界之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姚元之為相

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彈徒丹翻）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首式又翻）上即遣中使名元之詣行在（使疏吏翻）既至上方獵引見（見賢遍翻）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考異曰世傳升平源以為吳兢所撰云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頗德之既誅太平方任元崇以相進拜同州刺史張說素不叶命趙彥昭聚彈之不許居無何上將獵于渭濱密名元崇會於行所初元崇聞上講武于驪山謂所親曰

準式車駕行幸三百里內刺史合朝覲元崇必為權臣所擠若何參軍李景初進曰某有兒母者其父即教坊長入內相公慊致厚賂使其冐法進狀可達公然之輒効燕公說使姜皎入曰陛下久卜河東總管重難其人臣有所得何以見賞上曰誰邪如慨有萬金之賜乃曰馮翊太守姚崇文武全材即其人也上曰此張說意也卿罔上當誅皎首服萬死即詔中官追赴行在上方獵于渭濵公至拜馬首上曰卿頗知獵乎元崇曰臣少孤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四十年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將相無為自弃爾来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于馳射老而猶能於是呼鷹放犬遲速稱旨上大悅上曰朕久不見卿思有顧問卿可於宰相行中行公行猶後上縱轡久之顧曰卿行何後公曰臣官踈賤不合參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公不謝上顧訝焉至頓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適奉作弼之詔而不謝欲以十事上獻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詔

上曰悉數之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來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請聖政先仁義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又曰聖朝自喪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請三數十年不求邊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臨朝以來喉舌之任或出于閹人之口臣請中官不預公事可乎上曰懷之久矣又曰武氏諸親猥侵清切權要之地繼以韋庶人安樂太平用事班序荒雜臣請國親不任臺省官凡有斜封待闕員外等官悉請停罷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來近密佞幸之徒冒犯憲網皆以寵免臣請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齒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貢獻求媚延及公卿方鎮亦為之臣請除租庸賦稅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願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聖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觀皆費鉅百萬耗蠹生靈凡寺觀宮殿臣請止絕建造可乎上曰朕每覩之心即不安而況敢為者哉又曰先朝褻狎大臣或虧君臣之敬臣請陛下接之以禮可乎上曰事誠當

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欽融韋月將獻直得罪由是諫臣沮色臣請凡在臣子皆得觸龍鱗犯忌諱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呂氏產祿幾危西京馬竇閻梁亦亂東漢萬古寒心國朝為甚臣請陛下書之于史冊永為殷鑒作萬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誠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載一遇之日臣敢當弼諧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蹈舞稱萬歲者三從官千萬皆出涕上曰坐公坐于燕公之下燕公讓不敢坐上問對曰元崇是先朝舊臣合首坐公曰張說是紫微宮使令臣是客宰相不合首坐上曰可紫微宮使居首座果如所言則元崇進不以正又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啓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休託兢名難以盡信今不取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姚崇始相武后後相睿宗今復為相緣邊屯戍斥候士

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治直之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荅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唯于癸翻）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此即前所獻十事之二三也）乙巳車駕還京師　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考異曰此出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不知郎吏為何官若郎中員外郎則是清要官不得云秩卑恐是郎將又不敢必故仍用舊文）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朝直遥翻省悉

景翻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甲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唐世凡機事皆使内臣宣旨于宰相為元之道上語偽為于翻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君人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曲江縣漢屬桂陽郡江左置始興郡唐武徳四年置番州尋改東衡州貞觀元年改韶州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遠于願翻躁則到翻其畧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鄉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縁情之舉溺奴狄翻又曰自君侯職相國之重

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元之嘉納其言新興王晉之誅也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㧑步從從才用翻唐制諸州功曹司功參軍事掌考課假使祭祀禮樂學校表疏書啓祿食祥異醫藥卜筮陳設喪葬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姚元之聞之曰欒布之儔也欒布哭彭越及為相擢為尚書郎　己酉以刑部尚書趙彥昭為朔方道大總管　十一月乙丑劉幽求兼侍中　辛巳羣臣上表請加尊號為開元神武皇

帝從之戊子受册上時掌翻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每進見侍笑語逮夜方出或時休沐往往遣中使名之或言於上曰王琚權譎縱横之才見賢遍翻使疏吏翻譎古穴翻縱子容翻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是月命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考異曰朝野僉載曰琚以諂諛自進未周年為中書侍郎其母氏聞之自洛赴京戒之曰汝徒以諂媚取容色交自達朝廷側目海内切齒吾恐汝家墳壠無人守之琚慙懼表請侍母上初大怒後許之按舊傳琚未嘗去官侍母令不取舊傳又云使琚按行天兵以北諸軍按五年始置天兵軍於并州蓋琚傳追言之耳　十二月

庚寅赦天下改元改元開元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隋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閤以長史知府事至是改為府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魏晉以下州府皆有治中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至是改為少尹從四品下雍於用翻

甲午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　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姚元之本名元崇武后長安四年命以字行今復舊名而省元字復扶又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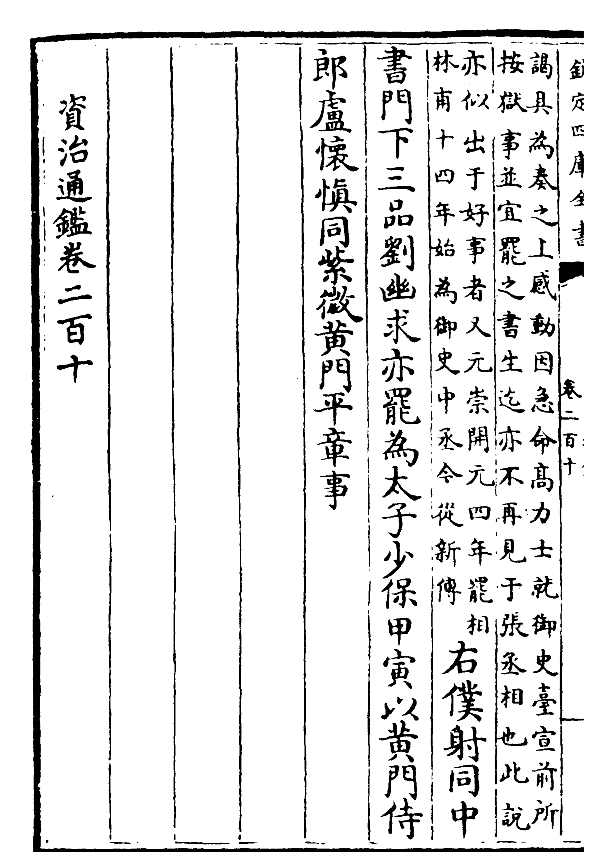
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

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東內有左右側門左右側門之外即金吾左右仗

姚崇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款誠也

它日崇對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考異曰松窻雜錄姚崇為相忽一日對于便殿舉右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奏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詐是

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即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於小御史中路以馬墜告說未遣崇奏前旬月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尹書生厲聲言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也公貴為宰相豈無緩急用人何靳靳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跳跡去旬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于說憂色滿面而言曰某感公之恩當有詶者久矣今聞公為姚相所搆外獄將具公不之知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寳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歴指狀所寳者書生皆曰未足解公之難又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說手筆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言之兼用夜明簾為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於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者之心邪明早公主上



謂具為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獄事並宜罷之書生迄亦不再見于張丞相也此說亦似出于好事者又元崇開元四年罷相林甫十四年始為御史中丞令從新傳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劉幽求亦罷為太子少保甲寅以黃門侍郎盧懷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二百十

謹案第五頁後七行加金飾刋本飾訛爲據新舊

唐書輿服志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凡雍岐鄜鄠刋本雍訛維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四行掌彈劾宮寮刋本宮訛官據

六典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官至納言刋本納訛訥據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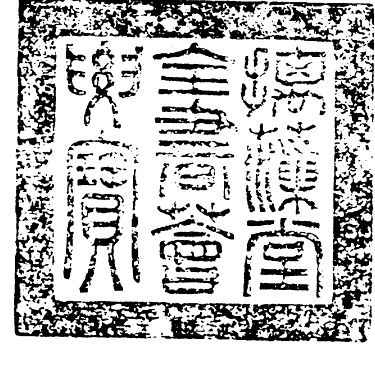
書百官志改

第二十八頁後一行在金娑山之陽刋本娑作莎

據本注上文及唐書沙陀傳改

第三十頁前四行在吐護真河北三百里按唐書

契丹傳吐作土刋本訛上據唐書地理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七 起閼逢攝提格盡強圉大荒落凡四年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上之中

開元二年春正月壬申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 京官即在朝官也 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 恒戶登翻

己卯以盧懷慎檢校黄門監 去年改門下省

為黃門侍中為監檢校黃門監檢校侍中也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倡音昌伎渠綺翻下同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更工衡翻使疏吏翻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梨園在禁苑中注已見前又教宮中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宜春院當在西內宜春門內近射殿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戒上時掌翻

疏所去翻好呼到翻上雖不能用咸嘉賞之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石虎敬重佛圖澄澄死而趙亡鳩摩羅什不能存秦姚興師鳩摩羅什興死而秦亡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樂音洛壞音怪上從之丙寅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尼女夷翻以偽妄還俗者萬二千餘人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則天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

之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契欺訖翻又音喫闠吁會翻是後寄治幽州東漁陽城據舊書漁陽城在幽州東二百里或言靺鞨奚霫大欲降唐止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為默啜所侵擾故且附之靺鞨音末曷霫而立翻降戶江翻啜陟劣翻若唐復建營州則相帥歸化矣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并州長史和戎大武等軍州節度大使薛訥信之大武軍在代州北後改曰大同軍使疏吏翻奏請擊契丹復置營州上亦以冷陘之役欲討契丹冷陘敗見上卷先天元年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將即亮翻羣臣乃不

敢言　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彈徒丹翻為于僞翻敕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辠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二月庚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　乙未突厥可汗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勒及妹夫火拔頡利發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頡戶結翻考異曰舊郭虔瓘傳云默啜壻令從舊突厥傳及唐歷舊虔瓘傳作移江可汗突厥傳作移湼可汗今從唐紀石阿失畢將兵圍北庭都護府都護郭虔瓘擊破之阿烏

葛翻將即亮翻敗補邁翻同俄單騎逼城下虔瓘伏壯士於道側突起斬之騎奇寄翻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丁未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舊寺頹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閏月以鴻臚少卿朔方軍副大總管王晙兼安北大都護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令豐安定遠三受降城及旁側諸軍皆受晙節度靈州界有豐安定遠等軍在黃河外武德四年分豐州廻樂縣置豐安縣貞觀十三年省入廻樂杜佑曰豐安軍在靈武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定遠軍在靈武東北二百里黃河外臨陵如翻廢子峻翻降户江

翻從大都護府於中受降城杜祐曰安北府東至榆林三百五十里南至朔方八百里西至九原三百五十里北至同紇界七百里置兵屯田　丁卯復置十道按察使罷十道按察使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使疏吏翻以溢州長史陸象先等為之長知兩翻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直乙亥以其子大理司直倫為恭陵令倫力迍翻又力尹翻恭陵孝敬皇帝陵竇孝諶之子光祿卿凾公希瑊等請以已官爵讓倫以報其德竇孝諶事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諶氏壬翻瑊古咸翻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唐制大理司直從六品上親王府司馬從四品下　丙子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

事閤楚珪為其府參軍唐親王府錄事從九品上流外官也參軍正七品上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墨敕皆勿行引近旨以寢格其請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量音良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爵為惠踵習近事近事謂中宗廟濫官之弊實紊紀綱紊音問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　突厥石阿失畢既失同俄不敢歸癸未與其妻來奔以為右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燕因肩翻命其妻曰金山公主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

紫微省按問幽求等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沮喪下遐嫁翻沮在呂翻喪息浪翻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恐驚遠聽戊子貶幽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果州漢安漢縣地宋於安漢故城置南宕渠郡隋廢郡改安漢縣曰南充縣屬隆州武德四年置果州舊志睦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果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五十八里考異曰幽求傳曰姚崇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怏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紹京傳曰姚崇素惡紹京之為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今從實錄紫微侍郎王琚行邊軍未還去年遣王琚按行北邊諸軍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亦

坐幽求黨貶澤州刺史澤州京師東北一千三十里敕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周利貞裴談張棲正張思敬王承本劉暉楊允康暐封珣行張知默衛遂忠公孫瑛鍾思廉等凡十三人涪音浮比周興等情狀差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斬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厥九勿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擔都甘翻磧七迹翻降戶江翻考異曰實錄此月云獻擒賊帥都擔六月梟都擔首蓋此月奏擒之六月傳首方至耳實錄此月又云以西域二萬餘帳内附六月云擒其部落五萬餘帳御史

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賔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彦昭特進致仕李嶠於時同為宰相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彈之監古銜翻彈徒丹翻且言彦昭拜巫趙氏為姑蒙婦人服與妻乘車詣其家甲辰貶安石為沔州别駕嗣立為岳州别駕彦昭為袁州别駕舊志岳州京師東南二千二百二十七里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沔彌兗翻考異曰彦昭傳曰姚崇素惡彦昭之為人今從實録嶠為滁州別駕滁州漢全椒縣地江左為南北二譙州及新昌郡隋改南譙州曰滁州舊志滁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六十四

里滁音除安石至沔州晦又奏安石嘗檢校定陵定陵中宗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下遐嫁翻安石歎曰此祇應須我死耳憤恚而卒恚於避翻卒子恤翻晦皎之弟也　毀天樞造天樞見二百五卷武后延載元年發匠鎔其鐵錢歷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高數丈以頌功德天街即京城朱雀街先悉薦翻高古號翻至是并毀之　夏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默啜復遣使求昏復扶又翻使疏吏翻自稱乾和永清太駙馬天上得果報天男突厥聖天骨咄祿可汗天男猶云天子也咄當沒翻　五月己丑以歲飢悉罷

員外試檢校官（員外官一也試官二也檢校官三也罷之以其冗濫日糜俸廩也）自今非有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此三項官今後非有戰功及別敕特行錄用吏兵部毋得注擬）

已酉吐蕃相坌達延（吐從暾入聲相息亮翻坌蒲頓翻）遣宰相書（遺于季翻）請先遣解琬至河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總管故吐蕃請之前此琬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復名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復扶又翻又如字）又命宰相復坌達延書招懷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史言解琬所言其識遠過崔漢衡上時掌翻）

黄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文武職事官六品以下吏兵部進擬必過門下省量其階資校其才用以審定之若擬職不當隨其優屈退而量焉謂之過官選須絹翻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恃其父有徳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從千容翻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初委翻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

崇必為其子隱（為于偽翻）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徵時臣卵而翼之（左傳楚子西謂白公勝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撓奴巧翻又奴教翻）陛下赦其辠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累力瑞翻）上久乃許之辛亥知古罷為工部尚書（考異曰舊知古傳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新傳亦云由黃門監改紫微令今據實錄知古

自黄門監罷政事其所以罷從柳氏猶聞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豳王守禮上之從兄也從才用翻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朝直遥翻下同退則相從宴飲鬭雞擊毬或獵於近郊遊賞别墅中使存問相望於道對承與翻使疏吏翻下同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工衡翻下更奏同處昌呂翻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獵古間

莧翻下讒閒同或自執絲竹成器善笛範善琵琶與上更奏之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煑藥為于偽翻回飆吹火誤爇上須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爇如悅翻須與鬚同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故讒閒之言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畜養娛樂之畜吁玉翻樂音洛不任以職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丁巳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

史舊制岐州京師西三百一十五里 申王成義兼豳州刺史考異曰實錄舊傳作幽州今從唐歷舊紀 豳王守禮兼虢州刺史虢州西至京師四百三十里 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佐主之上佐長史司馬也 是後諸王為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 丙寅吐蕃使其宰相尚欽藏來獻盟書尚吐蕃之貴姓也 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乙未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毁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乘繩證翻 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戊戌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馬銜鐙鐙都

鐙鄧翻鞍鐙也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自餘皆禁之婦人服飾從其夫子夫子者夫若子也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唐法杖一百決脊杖二十減一等則杖八十罷兩京織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治直吏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蕩之辭易以豉翻鮮息淺翻可不慎哉

薛訥與左監門衛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監古衛翻將即亮翻　考異曰舊傳云兵二萬僉載云八萬人皆沒今從唐紀出檀州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小羊曰羔小牛曰犢孳津之翻生也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薊州雄武軍東北行百二十里至監城守捉又東北渡灤河灤落官翻契丹伏兵遮其前後從山上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虜中嗤之謂之薛婆俗謂婦人之老曰婆言薛訥老怯如老婦

人也崔宣道將後軍聞訥敗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及胡將李思敬等八人(將即亮翻)制悉斬之於幽州庚子赦免訥死削除其官爵獨赦杜賓客之罪　壬寅以北庭都護郭虔瓘為涼州刺史河西諸軍州節度使(使疏吏翻)　果州刺史鍾紹京心怨望數上疏妄陳休咎(數所角翻)乙巳貶溱州刺史(溱側詵翻)　丁未房州刺史襄王重茂薨輟朝三日追謚曰殤皇帝(以韋氏所立故仍謚曰皇帝重直龍翻朝直遙翻)　戊申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壬子禁人間鑄佛寫經　宋

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甲寅制許之始作興慶宮興慶宮後謂之南内在皇城中南距京城之東直東内之南自東内達南内有夾城複道經通化門達南内人主往來兩宮外人莫知之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寧王岐王在安興坊薛王宅在勝業坊二坊相連皆在興慶宮西寧王即宋王也環音宦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名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乙卯以岐王範兼絳州刺史薛王業兼同州刺史考異曰實錄云八月乙卯據長歷八月丙辰朔實錄自此以下脫少令取唐歷舊本紀補之仍敕宋

王以下每季二人入朝朝直遥翻周而復始　民間訛言上采擇女子以充掖庭掖音亦上聞之八月乙丑令有司具車牛於崇明門唐六典大明宮紫宸殿內朝正殿也殿之南面紫宸門紫宸門之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自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敕曰燕寢之內尚令罷遣閭閻之間足可知悉　乙亥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帥衆十萬寇臨洮軍蘭州至于渭源果如解垸之言岷州溢樂縣古臨洮縣義寧二年更名渭源漢隴西之首陽縣也後魏分隴西置渭源郡又改首陽為渭源縣唐以縣屬渭州將即亮翻坌蒲頓翻帥讀曰率下同洮土刀翻掠取牧馬命薛訥白衣攝左

羽林將軍為隴右防禦使薛訥以灤河之敗削除官爵故命以白衣攝官出隴右使疏吏翻下同以右驍衛將軍常樂郭知運為副使常樂漢廣至縣地曹魏分廣至置宜禾縣李暠於此置涼興郡隋置常樂鎮武德五年改鎮為縣屬瓜州驍堅堯翻樂音洛與太僕少卿王晙帥兵擊之辛巳大募勇士詣河隴就訥教習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事見上卷睿宗景雲元年鄯時戰翻又音善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畜吁玉翻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乙酉太子賓客薛謙光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武后鑄九州鼎自製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通典載豫

州鼎銘曰犠農首出軒昊應期唐虞繼踵湯武乘時天下光宅域內雍熙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為上受命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九月戊申上幸驪山溫湯　敕以歲稔傷農令諸州修常平倉法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至是復置

之江嶺淮浙劒南地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貯丁呂翻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愈甚壬子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邏郎佐翻降户江翻冬十月吐蕃復寇渭源復扶又翻丙辰上下詔欲親征發兵十餘萬人馬四萬匹戊午上還宮甲子薛訥與吐蕃戰于武街水經注武街城在漢狄道縣東白石山西北唐為武街驛與大來谷皆屬臨洮渭源縣界劉昫曰武街驛在渭州西界大破之時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王晙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坌達延將吐蕃兵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

朡夜襲之朡子峻翻帥讀曰率坌蒲頓翻將即亮翻衣於既翻多置鼓角於其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訥時在武街去大來谷二十里虜軍塞其中間呼火故翻塞悉則翻朡復夜出襲之虜大潰始得與訥軍合追奔至洮水復戰于長城堡秦築長城起臨洮因以名堡復扶又翻又敗之敗補邁翻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使疏吏翻戊辰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即楊

矩所與九曲之地也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令吐蕃既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朝直遙翻散悉亶翻）養之宮中　巳巳突厥可汗默啜又遣使求昏上許以來歲迎公主　突厥十姓胡祿屋等諸部詣北庭請降（北西突厥也降戶江翻下同）命都護郭虔瓘撫存之　乙酉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于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遣其大臣宗俄因矛至洮水請和用敵國禮（驍堅堯翻將即亮翻尉紆勿翻使疏吏翻洮土刀翻）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考異曰

唐歷四年七月丁丑吐蕃以去年之敗遣其大臣宗俄因矛欽塞請和自恃兵强求敵國之禮天子忿之按自此至四年非去年也既云以敗請和又何得云自恃兵强既云天子忿之又當年八月已許其和今從舊傳

十一月辛卯葬殤皇帝　丙申遣左散騎常侍解琬諭北庭宣慰突厥降者隨便宜區處處昌呂翻　十二月壬戌沙陀金山入朝　甲子置隴右節度大使須嗣鄯奉河渭蘭臨武洮岷郭疊宕十二州須當作領嗣字衍奉當作秦郭當作廓臨州本漢隴西之狄道地晉置武始郡隋廢郡復為狄道縣屬蘭州天寶三載始分置臨州新舊志皆云然據此則已置臨州久矣武州古白馬之地漢武帝開置武都郡西魏改曰石門縣置武州宕州後魏宕昌羌之地後

周置宕昌郡天和元年置宕州以隴右防禦副使郭知鄯時戰翻又音善宕徒浪翻運為之乙丑立皇子嗣眞為鄫王考異曰實錄於此作鄫王於後作郯王今從舊傳余詳考新舊二史嗣眞是年與嗣初嗣玄同封然嗣眞實帝之第四子非長子也長子乃嗣直也次子則嗣謙也先天元年封嗣直郯王嗣謙郢王嗣初為鄂王嗣主為郢王嗣主當作嗣玄辛巳立郢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眞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劉華妃郯王嗣直之母若鄫王嗣眞之母則錢妃也亦誤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帝置惠妃麗妃華妃以代三夫人麗妃以倡進有寵于上故立之以母寵而立其子母寵衰則子愛弛矣為後廢太子張本倡音昌是歲置幽州

節度經略鎮守大使領幽易平檀媯燕六州媯居為翻燕因肩翻

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

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伐守忠騎奇寄翻少始紹翻鄉讀曰嚮默啜

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舊傳以為景龍三年事按實錄娑葛既為十四姓可汗自後無娑葛名但屢云突騎施守忠入朝或者守忠即娑葛賜名耶景雲以後守忠猶在又開元二年六月阿史那獻奏有龍見于北庭為鎮將妻馮言之曰突厥施娑葛三年後破散默啜八年後自滅然則娑葛於時尚在也竟不知死于何年故附此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

有於我遂并殺之書此以戒兄弟日尋干戈而假手於他人以逞其志者

三年春正月癸卯以盧懐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黄門監懐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産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俸芳用翻）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喪息浪翻）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懐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予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没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

也復扶又翻更工衡翻觀姚崇之所以問齊澣之所以對皆揣己以方人欲不失其實令之好議論者當大臣得權之時則譽之為伊傅周召為大臣者安受之而不愧失權之後則詆之為王莽董卓李林甫楊國忠為大臣者亦受之而不得以自明則令日之謟我者乃它日之毀我者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懐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易以豉翻推吐雷翻又如字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産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管仲請囚於魯鮑叔

受之以歸言于桓公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桓公用之遂霸諸侯鄭子皮當國授子産辭子皮曰虎帥以聽政孰敢不聽遂授以政鄭國大治下遐稼翻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二年更工衙翻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禄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皋人也治直吏翻媢音冐愎弼力翻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勠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皋哉秦誓曰如有

一个臣斷斷猗無它技斷丁亂翻猗於綺翻又於宜翻技渠綺翻下同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巳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好呼到翻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懐慎之謂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監古銜翻

朝直遥翻突厥十姓降者前後萬餘帳高麗莫離支文簡十姓之壻也二月與跌跌都督思泰等亦自突厥帥衆來降麗力知翻跌奚結翻跌徒結翻帥讀曰率　考異曰實錄二年九月壬子葛邏祿車鼻施失鉢羅俟

斤等十二人詣京州內屬乙卯胡祿屋闕及首領等一千三百十一人來降十月庚辰胡祿二萬帳詣北庭內屬明年正月突厥葛邏祿下首領裴羅達干來降二月突厥十姓部落左廂五咄陸啜右廂五弩失畢俟斤等相繼內屬前後二千餘帳三月突厥支副忌等來朝詔曰胡祿屋大首領之匐忌四月三姓葛邏祿率衆歸國五月詔葛邏祿胡屋鼠尼施等又云宜令北庭都護湯嘉惠與葛邏祿胡屋等相應安西都護呂休璟與鼠尼施相應又云及新來十姓大首領計會犄角唐曆九月云胡祿屋闕啜十月云胡祿屋二萬帳新傳前云胡祿屋後云胡屋按十姓有胡祿居闕啜鼠尼施處半啜諸書名號雖各參差要之葛邏胡祿屋鼠尼施為三姓必矣然胡祿屋以二萬帳而云十姓內屬前後二千餘帳參差難據今從舊傳　余考新舊史時默啜既破突騎施不能撫安西突厥十姓故來降而高文簡則默啜之子壻也

制皆以河南地處之

處吕

呂翻

三月胡祿屋酋長支匐忌等入朝上以十姓降者浸多夏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薛訥為涼州鎮大總管赤水等軍並受節度居涼州涼州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青泉因名之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大者也左衛大將軍郭虔瓘為朔州鎮大總管和戎等軍並受節度居并州朔州蜀本作朔川新紀亦然勒兵以備默啜默啜發兵擊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屢破之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有三族一謀落二熾俟三踏實力當東西突厥間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邏郎佐翻尼女夷翻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

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壬辰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大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膜莫胡翻膜拜胡禮拜也瘞於計翻　考異曰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瘞按本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間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孳生所由官司不早除遏信蟲成長看食田苗不恤人災自為身計何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

然則三年有蝗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今從本紀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賈誼書曰楚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問疾曰吾食菹而得蛭不行其罪是法廢而威不立也譴而誅之恐監食者皆死遂吞之令尹曰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疾不為傷王疾果愈蛭之日翻孫叔殺蛇而致福說苑孫叔敖為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還家而哭母問其故曰見兩頭蛇恐死母曰蛇安在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人他見

已殺而埋之矣母曰毋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以福

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祟請當之　柰何不忍於蝗而忍

朔日有食之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

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内侍讀盧懐慎薦太常卿

馬懐素九月戊寅以懐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

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更工衙翻每至閤門令乘肩輿以進

或在别館道遠聽于宫中乘馬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

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腰輿羸倫為翻腰輿令人舉之適與腰平為于偽翻

在内殿令内侍昇之昇羊茹翻九姓思結都督磨散等來降已未悉除官遣還　西南蠻寇邊遣右驍衛將軍李玄道發戎瀘夔巴梁鳳等州兵三萬人戎州本犍為郡梁置戎州瀘音盧并舊屯兵討之　壬戌以涼州大總管薛訥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副之以討突厥　甲子上幸鳳泉湯唐六典岐州郿縣有鳳凰湯　十一月乙卯還京師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郴州漢郴縣地為桂陽郡治所隋平陳置郴州郴丑林翻憤恚恚於避翻甲申卒于道卒子恤翻

丁酉以左羽林大將軍郭虔瓘兼安西大都護四鎮經略大使虔瓘請自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討擊皆給遞馱及熟食遞馱者沿路遞發馬牛驢馱運兵器什物也唐六典曰驢載曰馱每馱一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山阪處一百二十文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文平易處不得下八十文其有人負處兩人分一馱又給熟食欲其速達安西馱徒何翻敕許之將作大匠韋湊上疏以為今西域服從雖或時有小盗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自頃西北二虜寇邉凡在丁壯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驍堅堯翻又一萬征人

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少詩沼翻下同磧七迹翻下同）遣彼居人如何取濟縱令必克其獲幾何儻稽天誅毋乃甚損請計所用所得校其多少則知利害昔唐堯之代兼愛夷夏中外乂安漢武窮兵遠征雖多克獲而中國疲耗（唐堯協和萬邦韋湊所謂兼愛夷夏也漢武事見漢紀夏戶雅翻）今論帝王之盛德者皆歸唐堯不歸漢武況邀功不成者復何足比議乎時姚崇亦以虔瓘之策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復扶

又翻卒子恤翻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下同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其形埶上許之聽以便宜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内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拔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兹西數千里下數百城璟俱永翻帥讀曰率龜兹音丘慈下嫁翻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

與數騎逃入山谷（㩲音宜騎奇寄翻）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罽音計）會有言其贓污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兵曹參軍即司兵參軍是後復用孝嵩為都護著名西域）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姧人得而恐愒（瑒雉杏翻又音暢愒呼葛翻）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貶日知為歙縣丞（歙縣漢屬丹陽郡縣南有歙浦因以為名唐帶歙州歙書涉翻）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

公私考異曰開元宰臣奏云李伯等不知伯何人也今去其名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名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稱尺證翻下不稱同乃止　尚書左丞韋玢玢方貧翻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它官玢尋出為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敕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寛怠及不稱職玢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爾改官玢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謗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為戒則

省事何從而舉矣省事謂尚書省之事也伏望聖慈詳察使當官者無所疑愳乃除冀州刺史　突騎施守忠既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為之酋長騎奇寄翻將即亮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使疏吏翻下同見賢遍翻是歲以蘇祿為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西方屬金故曰金方道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殿中省有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各有奉御二人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辨其

名數而供其進御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伺相吏翻歐烏口翻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身冠冕被陵誠為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上時掌翻被皮義翻朝直遥翻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丁亥宋王成器更名憲申王成義更名撝二王以成字犯昭成皇后謚號更名更工衡翻　乙酉隴右節度使郭虔瓘

奏奴石良才等八人皆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唐制游擊將軍從五品下）敕下（下遐嫁翻）盧懷慎等奏曰郭虔瓘恃其微效輙侮彛章為奴請五品（為于偽翻）實亂綱紀不可許上從之　丙午以鄯王嗣眞為安北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内隴右諸蕃大使（按新舊書此亦郯王嗣眞以為鄯王嗣眞誤也而新舊書以安北為安西亦誤使疏吏翻）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為之副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為之副（陝失冉翻）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丙

辰上幸驪山溫湯　吐蕃圍松州　丁卯上還宮　辛未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唐會要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據此則先置采訪使二十二年始置採訪處置使也舊志汴州京師東一千三百五十里　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揚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唐汴州治浚儀縣古之大梁也若水餞之行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　癸酉松州都督孫仁獻襲擊吐蕃於城下大破之　上嘗

遣宦官請江南取鵁鶄鸂鶒等鵁居肴翻鶄咨盈翻鵁鶄似鳧而大脚高毛冠水鳥也爾雅曰鳽鵁鶄陸佃新義曰鵁鶄鬬視不流其睛交據汫出不流所謂鵁鶄旋目者也爾雅翼鳽似鳧而脛高有毛冠江東人養以厭火災又謂之交精精目精也其目精交也陸龜蒙曰鵁鶄黑襟青脛丹爪蜀色幾及項鸂鶒苦奚翻鶒恥力翻鸂鶒亦水鳥也毛有五色陸佃埤雅曰鸂鶒五色尾有毛如船柂小于鴨性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故淮賦云鸂鶒尋邪而逐害此鳥蓋溪中之勑邪逐害者故以名云陳彤裕建州圖經曰鸂鶒于水渚宿老少若有勑令也亦有浮游雄者左雌者右羣伍皆有式度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粱肉傳張

懸翻食祥吏翻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乎陛下方當以鳳皇為凡鳥麒麟為凡獸況鵁鶄鸂鶒曷足貴也上手敕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　山東蝗復大起復扶又翻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禳如羊翻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妖於喬翻朝直遙翻古之良守守手又翻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

辰勑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飢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大濫（選須絹翻下典選同）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名縣令於宣政殿庭（大明宮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殿）試以理人策惟鄄城令韋濟詞理第一（鄄城古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為兗州治所晉屬濮陽郡唐帶濮州鄄吉掾翻）擢為醴泉令（自緊縣擢為次赤縣也）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百當作十）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舊志滑州去京師一千四百四十里朝直遙翻　考異曰韋濟傳云問安人策

一道令從唐歷盧從愿傳曰上盡名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歷試在四月從愿朝隱貶在五月朝隱傳云四年春以授縣非其人貶令從唐歷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敘大濫縣令非才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挫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令亦從唐歷 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史以從愿朝隱為稱職則或言為非矣稱尺證翻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韋嗣立思謙之子長安中為相有番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海南謂林邑扶南真臘諸國也上時掌翻可往營致因言

市舶之利（舶音白）又欲往師子國（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居西南海中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賈依價取之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因以名國）求靈藥及善醫之嫗寘之宮掖（嫗威遇翻掖音亦）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與番人偕往求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從千容翻復扶又翻賈音古）番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

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邉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年五十五（考異曰睿宗玄宗實録皆曰甲子按下云己巳睿宗一七齋度萬安公主為女道士今從舊本紀唐歷）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　癸酉拔曳固斬突厥可汗默啜首來獻時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於獨樂水（樂音洛）恃勝輕歸不復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兵敗潰散士卒迸走故曰迸卒復扶又翻迸北孟翻）

時大武軍子將郝靈荃奉使在突厥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資其分行陣辯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頡質畧以其首歸之考異曰唐歷併拔曳固令從實錄唐歷又云靈荃引特勒回紇部落斬默啜于毒樂河令從舊傳舊傳云入蕃使郝靈佺今從唐歷又新舊紀皆云六月癸酉斬默啜唐歷亦在六月玄宗實錄七月戊寅詔書與降附突厥云乘其衰弱早就翦除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蓋未奏到耳與偕詣闕懸其首於廣街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置於大武軍北默啜之子小可汗立骨咄祿之子闕特勒擊殺之

骨咄祿即骨篤祿默啜之兄也永淳二年反天授二年死默啜代立及默啜諸子親信畧盡立其兄右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國人謂之小殺毗伽以國固讓闕特勒闕特勒不受乃以為左賢王專典兵馬　秋七月壬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别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又奏遷昭成皇后祔睿宗室肅明皇后留祀於儀坤廟肅明皇后睿宗之元妃也昭成后次妃也以生帝升祔睿宗而肅明后祀於别廟非禮也儀坤廟見上卷景雲二年八月乙巳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　辛未契

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帥所部來降武后萬歲通天時奚契丹叛帝即位之後孫佺薛訥相繼喪師兩蕃不敢乘勝憑陵中國乃相帥來降中國之勢安強有以服其心故也酺音蒲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制以失活為松漠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松漠都督因其八部落酋長拜為刺史貞觀末以契丹達稽部為峭落州紇便部為彈汗州獨活部為無逢州芬問部為羽陵州突便州為日連州芮奚部為徒河州墜斤部為萬丹州伏部為匹黎赤山二州幷松漠府凡八部十州今復以其酋長各為刺史又以將軍薛泰督軍鎮撫之大酺為饒樂郡王行金吾大將軍兼饒樂都督失活盡忠之從父弟也李盡忠即萬歲通天叛者樂音洛從才用翻吐

蕃復請和（復扶又翻下祿復多復必復無復同）上許之　突厥默啜既死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皆内附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多離散毗伽可汗患之乃名默啜時牙官暾欲谷以為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暾乃昆翻）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北河之曲處昌呂翻）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喪息浪翻）故相帥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今置之河曲此屬桀黠實難制御往往不受軍州約束興兵剽掠（黠戶八翻剽匹

妙翻聞其逃者已多與虜聲問往來通傳委曲乃是畜養此屬使為間諜音吁玉翻間古莧翻日月滋久奸詐逾深窺伺邊隙將成大患虜騎南牧必為內應伺相吏翻騎奇寄翻來逼軍州表裏受敵雖有韓彭不能取勝矣願以秋冬之交大集兵衆諭以利害給其資糧徙之內地二十年外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比者守邊將吏及出境使人多為誕辭皆非實事比毗至翻將即亮翻或云北虜破滅或云降戶妥帖皆欲自衒其功非能盡忠狥國願

察斯利口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勿忘遠慮議者必曰國家鄉時已嘗賔降戶於河曲皆獲安寧謂貞觀時也今何所疑此則事同時異不可不察鄉者頡利既亡降者無復異心故得久安無變今北敵尚存謂默啜雖死毗伽又立也此屬或畏其威或懐其惠或其親屬豈樂南來較之彼時固不侔矣彼時謂貞觀之時樂音洛以臣愚慮徙之內地上也多屯士馬大為之備華夷相參人勞費廣次也正如今日下也願審兹三策擇利而行縱使因徙逃亡得者皆為唐有若留至

河氷恐必有變疏奏未報降户跌跌思泰阿悉爛等果叛冬十月甲辰命朔方大總管薛訥發兵追討之王晙引并州兵西濟河晝夜兼行追擊叛者破之斬獲三千級先是單于副都護張知運悉收降户兵仗（先悉翻）令度河而南降户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使疏吏翻）降户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還之降户得之遂叛張知運不設備與之戰于青剛嶺（青剛嶺在慶州方渠縣北靈州之南）爲虜所擒欲送突厥至綏州境將軍郭知運以朔方兵邀擊之大

破其衆於黒山呼延谷虜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狗毗伽可汗既得思泰等欲南入為冦暾欲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喪息浪翻我衆新集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間古莧翻舉毗伽又欲築城并立寺觀羸倫為翻寺觀古玩翻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徒稀少少詩沼翻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處昌呂翻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

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更工衡翻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毗伽乃止

庚午葬大聖皇帝于橋陵橋陵在同州蒲城縣三十里是歲改蒲城縣為奉先縣屬京兆尹廟號睿宗御史大夫李傑護橋陵作判官王旭犯贓傑按之反為所構左遷衢州刺史衢州漢新安太末之地晉改新安為信安改太末為龍丘屬東陽郡唐武德四年分置衢州衢州京師東南四千七百十三里十一月己卯黄門監盧懐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録上

深納之乙未薨考異曰鄭處誨明皇雜錄云懷慎為黃門監吏部尚書卧病既久宋璟盧從愿相與訪焉懷慎常器重二人持一人手謂曰公出入為藩輔主上求治甚切然享國歲久近者稍倦于勤必有人乘此而進矣君其志之按懷慎初為吏部時璟貶睦州及卒璟猶未歸從愿未嘗入相又四年未為享國歲久今不取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史言盧懷慎之奴異乎人奴丙申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痁謁告唐會要神龍元年太平公主為天后立罔極寺於大寧坊開元二十年改為興唐寺痁失廉翻瘧疾也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使疏吏翻源乾曜奏事或稱旨上輒曰

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旨輙曰何不與姚崇議之稱尺證翻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四方館屬中書省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彞宗正少卿异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遺于季翻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唐中書省有主書四人從七品上受番人賂事覺上親鞫

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下遐嫁翻復扶又翻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考異曰朝野僉載紫微舍人倪若水贓至八百貫因諸王内宴姚元崇諷之曰倪舍人正直百司嫉之欲成事何不為上言之諸王入衆共救之遂釋一無所問主書趙誨受蕃餉一刀子或直六七百錢元崇宣敕處死後有降崇乃勔曰别敕處死者決一百配流大理決趙誨一百不死夜遣給使縊殺之勔蓋批字也今從舊傳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數所角翻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一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璟俱永翻守式又翻令馳驛詣闕遣内侍將軍楊思勗迎之按舊書楊思勗傳時為内常侍右監門衛將軍内侍内侍

省官之長內常侍則為之貳者也內侍從四品下內常侍正五品上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于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　丙辰上幸驪山温湯乙丑還宮閏月己亥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守手又翻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黄門監紫微侍郎蘇頲同平章事頲他鼎翻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稱尺證翻刑賞無私敢犯顔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

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朝直遥翻旰古按翻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好呼到翻徼功尭翻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郝靈荃因人以為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將即亮翻靈荃慟哭而死璟與蘇頲相得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寛厚誠為國器僕射謂蘇瓌也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黄門過其父矣按舊書蘇頲傳頲以紫微侍郎同紫微黄門平章事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

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見賢遍翻輒為于偽翻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史終言之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辛丑罷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復置按察使　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省奏

擬是歲始制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員外郎御史起居遺補皆臺省要官由人主親除不由尚書奏擬按唐制員外郎從六品侍御史起居郎亦從六品補闕七品拾遺及監察御史則八品耳）

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舊志東都至西京八百五十里）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去年六月睿宗崩故云然）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言不足以為災異）且

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于太極殿更修太廟（更工衡翻）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閤供奉（入閤供奉者應內殿朝叅立于供奉班中姚崇舊相也蓋立于供奉班首朝直遥翻）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褚無量之言讜言也上時掌翻遠于願翻）上弗

聽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道隘不治崤谷在陝州硤石縣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車駕行幸有知頓使使疏吏翻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廵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獘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朝直遙翻上從之五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考異曰實錄崤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二傳相違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雜錄曰上幸東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填委於其中不可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

計第往覘之力士回奏云姚崇方衫絺綌乘小駟按轡于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頓消暑溽乃歎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按正月東幸二月至東都未炎暑也今不取　二月甲戌至東都赦天下　奚契丹既内附貝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庚戌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制復扶又翻又如字兼平盧軍使管内州縣鎮戍皆如其舊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營州陷至是乃復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里浸繁　夏四月

甲戌賜奚王李大酺妃辛氏號固安公主（酺音蒲）己丑皇子嗣一卒追立為夏王謚曰悼（夏戶雅翻）嗣一母武惠妃攸止之女也（武攸止武后從子也）突騎施酋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彊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邉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使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　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誅懷貞等見上卷元年）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内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勝音升）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

郎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秋七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謂漢高帝時也將即亮翻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謂漢光武時也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勲封皆如故散悉亶翻　壬寅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九曲　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鉢換即撥換城大石城蓋石國城也巳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

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天兵軍在并州城中　太常少卿王仁惪奏則天立明堂不合古制又明堂尚質而窮極奢侈密邇宮掖人神雜擾甲子制復以明堂為乾元殿毀乾元殿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四年復扶又翻又如字冬至元日受朝賀朝直遥翻季秋大享復就圜丘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改中書門下省及省官名見上卷元年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

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獬豸冠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覩王義方彈李義府事可見彈徒丹翻下同故大臣不得専君而小臣不得為讒慝慝吐得翻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坐徂卧翻屏必郢翻監奏御史監奏御史意即殿中侍御史也監古銜翻下同及待制官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已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以朝集使六品已上二人隨仗待制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御史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復扶又翻武后以

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詖皮義翻）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唐制天子御正殿則左右俯陛而聽有命則退而書之若仗在紫宸内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自永徽之後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皆不得預聞）冬十月癸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春秋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上音時掌翻）令遷中宗於

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謂魯僖公嘗臣於閔公也兄弟臣於兄謂睿宗之于中宗也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昭讀曰佋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顧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事下禮官下遐嫁翻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殷時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禰乃禮翻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

子引躋僖公為謚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久不决蘇顒之從祖兄也長知兩翻從才用翻　考異曰唐歷曰獻頲之再從叔今從舊志新表故頲右之左傳天子之所右者寡君右之右音又卒從禮官議卒子恤翻平子論之不已謫為康州都城尉都城漢端溪縣地晉立都城縣屬晉康郡隋省併入端溪屬信安郡唐分端溪置康州都城屬焉新廟成更作太廟成也戊寅神主祔廟　上命宋璟蘇頲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為于僞翻又令别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詩曹國風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

人君子其儀一兮注云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上時掌翻令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覆敷又翻上甚善之　十一月丙申契丹王李失活入朝朝直遙翻考異曰長歷十一月丁酉朔丙申十月晦也與實錄差一日舊紀唐歷皆云十二月己亥契丹李失活來朝今從實錄十二月壬午以東平王外孫楊氏為永樂公主妻之東平王續紀王慎之子也慎太宗子樂音洛妻子細翻　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補從之比毗至翻于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

桑泉尉韋述等二十人同刊正桑泉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猗氏縣置屬蒲州考異曰舊傳為櫟陽尉今從韋述集賢注記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䟽使吏翻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